

are a good many names with a claim to
ent fame that we might recall in this rapid
f a century of music. Among those that
once are Florica Cristoforeanu, Viorica
and Nectar de Flondor. And in addition to
ere are composers, conductors and instru-
tists. All these personalities of the recent
remote past, like those of the present,
ess that from Elena Theodorini and Grigore
cu to Dan Iordăchescu and Theodora Lucaciu
s musical tradition has become rooted
country, and that we must carry it on. The
had to seek satisfaction and recognition
de world; our young singers of today find
he cheers and affection of Rumanian audi-

cordi Year-Book will include the names of
n artists sprung from a people which has
owed songs and has produced many fine
The kindly and peaceable nature of our
ntitles us, we believe, to a claim made by
German ballad which says:

*Und singen hörst, da lass dich ruhig nieder
Menschen haben keine Lieder. *)*

SERGIU MILORIAN



Theodora Lucaciu



Dan Iordăchescu and Iolanda Mărculescu in *The Marriage of Figaro*

a starting p
ative artist, who
chosen from sur
them in chroma
his own artistic
personality.

What the decorative artist does
the folk artist is the link with
national realities, a sense of me
conventionalization; a preference
ative and floral forms and for
lively colour schemes; his respect
appea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tifs; he avoids the abstract into
purely geometrical design and his
tation always preserves a touch
of natural elements. All this creat
style proper to Rumanian applied
art, a style related to our folk art
This style distinguishes Rumanian
decorative art from those of other
its main features are liveliness,
genious design, vigorous colours,
and a deep love of nature, whose
are ever-present in nearly all
designs.

The number and wealth, variety a
of the exhibits at the last Biennial
of the Decorative Arts, recently
Bucharest, demonstrated the flou
of those arts in our country.

都 德

小 東 西

郝 運 譯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內 容 提 要

小東西很小的時候，家裏破了產，全家被迫離開故鄉，搬到里昂去。他在里昂窮得沒法唸完書，於是到沙蘭德學校去當學監。在學校裏，他受到教師的輕視、學生的欺侮，後來還被人利用，遭到校方開除。他失業以後就到巴黎去跟他哥哥住在一起，他夢想做一個詩人，但是沒有成功。最後他哥哥病死了，他在一場大病以後和一個巴黎的商人的女兒結了婚。

都德懷着深切的同情心，寫出了小東西的痛苦、失望、夢想和愛情，暴露了當時社會的虛偽和冷酷。本書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Alphonse Daudet

Le Petit Chose

根據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54 年版本譯出

小 東 西

都 德 著
郝 運 譯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9 7/16 插頁 5 字數 213,000

(原年明版印 6,600 冊)

一九五六年四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6) 1.00 元

目次

第一部

一	網廠.....	四
二	巴巴羅特.....	三
三	他死了！爲他祈禱吧！.....	三
四	紅練習簿.....	三
五	謀你自己的生活.....	二
六	小班的學生.....	四
七	小卒.....	五
八	黑眼睛.....	三
九	布卦明事件.....	七
十	壞日子.....	八
十一	我的好朋友擊劍教師.....	九
十二	鐵環.....	九
十三	維奧先生的鑰匙.....	一〇
十四	巴梯斯特舅舅.....	一三

第二部

一	我的膠鞋·····	一三
二	聖尼錫埃教堂的本堂教士介紹來的·····	一三
三	我的雅各媽媽·····	一四
四	討論預算·····	一四
五	白布穀和二樓上的太太·····	一五
六	比埃羅特的故事·····	一六
七	紅玫瑰和黑眼睛·····	一七
八	在鮭魚巷的一次朗誦·····	一八
九	你要賣磁器啦·····	一九
十	伊爾瑪·波萊爾·····	二二
十一	糖做的心·····	二三
十二	多羅哥多提尼昂·····	二四
十三	帶走·····	二五
十四	夢·····	二六
十五	·····	二七
十六	夢的結束·····	二八

小東西

獻給

保爾·塔羅斯

第一部

一 綢廠

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我生在郎格道克①的一個城裏，那個城，跟南方所有的城市一樣，陽光充足，塵土很多，還有一所聖衣會②的女修道院和兩三處羅馬人的遺跡。

我的父親愛賽特先生當時做着綢緞買賣，在城門口開了一個很大的綢廠。廠房的一面，他改成了一座很舒適的住宅，完全給梧桐樹的樹蔭遮蔽着，和廠房隔着一大片花園。我就是在那兒生的，也是在那兒度過頭幾年，我一生中僅有的幸福的幾年。因此花園、綢廠和梧桐樹在我感恩的回憶中，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的父母破產以後，我不得不跟這些東西分手的時候，實在有點戀戀不捨，就好像它們也是活人似的。

一開始，我應該說明，我的誕生並沒有給愛賽特家帶來運氣。我們的女廚子老阿努常常講給我聽：當時出門在外的我的父親，他怎麼樣同時接到了我出世的消息和他的一位馬賽③的客戶失蹤的消息。這位客戶拐走了他四萬多法郎。因此愛賽特先生又是高興，又是難過，跟別人一樣，他自己問自

① Languedoc 法國南部古省名。

② Ordre du mont-Carmel：十二世紀在巴勒斯坦成立的一個天主教教派，教規甚嚴。

③ Marseilles：法國南部濱地中海的一個港口。

己，應該爲了這位馬賽的客戶失蹤而哭呢，還是應該爲了小丹尼艾爾平安降生而笑……應該哭，我的好愛賽特先生，應該加倍的哭。

我是我父母的災星，這也是實在的。從我生出來的那天起，令人難以置信的災禍一齊都落在他們頭上。首先我們的那位馬賽的客戶失蹤了，後來在一年裏邊失了兩次火，後來織綢女工罷工，後來我們跟巴梯斯特舅舅鬧翻了，後來又和我們的顏料商人們打了一場官司，花了不少錢，最後一八……年的革命給了我們致命的打擊。

從這時候起，綢廠的情況越來越壞了，廠房漸漸的空了，每個禮拜要搬走一架織綢機，每個月要減少一張印花的案子。看見我們的家，像一個病人似的，慢慢的，可是一天天的壞下去，真叫人難過。有一天三層樓上的屋子關起來了，又有一天後面的院子沒有人進去了。就這樣拖了兩年，兩年的工夫，綢廠在死亡線上掙扎。終於有一天，工人們不來了，廠房裏的鐘不敲了，裝着轆轤的井也不再軋軋的響了，一個個大池子裏的水，本來在裏面洗織好的綢子的，現在也紋絲不動了。過了不多久，整個廠裏只剩下了愛賽特先生、愛賽特太太、老阿努、我的哥哥雅各和我；另外，在儘後邊，還剩下看守廠房的看門的哥倫布和他的兒子小紅毛。

完啦，我們破產了。

當時我只有六七歲。因爲我體弱多病，所以我父母不願意把我送到學校裏去。我母親僅僅教我讀書寫字，另外再教我幾個西班牙字和兩三段吉他曲子，我呢，就靠了這個，才在家裏得到了小神童的名聲。由於這種教育方法，我一直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因此愛賽特家苟延殘喘的這一段時期裏所發

生的事，我都親眼看見了。不過我得承認，這種情景我根本沒有放在心裏；我甚至覺得我們家的破產還有它愉快的一面，那就是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在整個綢緞廠裏亂跑了；這在從前有工人的時候，只有禮拜天才辦得到。我一本正經的對小紅毛說：『現在，工廠是我的了，他們給我，讓我在裏面玩。』小紅毛相信我說的。這個傻瓜，不論我說什麼，他都相信。

然而並不是所有家裏的人，都把我們的破產當做一件好事看的。愛賽特先生一下子變得非常可怕；他一向就是一個性情暴躁、激烈、好誇張的人，他喜歡叫喊、摔東西、罵街，其實呢，他是一個心地良善的人，只不過愛動手，嗓門高，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慾望，要使他周圍的人見了他都哆嗦。運氣不好，非但沒有打垮他，反而使他更容易冒火了。從早到晚，他都在發脾氣，而且發得很大，可是他不知道應該對誰發，於是他什麼都攻擊，攻擊太陽、西北風、雅各、老阿努、革命，啊，尤其是革命！……您要是聽了我父親的話，您真會發誓說，狠狠打擊了我們的一八……年的那次革命是專爲了對付我們才爆發的。因此，我請您相信革命黨在愛賽特家決不會走運。天知道我們當時是怎麼說到那些先生的……即使到了今天，老愛賽特（願天主爲我保佑他！）覺着痛風病要發作，苦痛的躺在長椅子上的時候，我們還會聽見他說：『啊！這夥革命黨……』

在我跟您談到的那個時期，愛賽特先生還沒有痛風病。看見自己破產而感到的痛苦，使他成了一個沒有人能夠接近的、可怕的人。半個月裏面，他就要放兩次血。只要有他在場，沒有一個人吭聲；誰都害怕。吃飯的時候，我們低聲的要麵包。我們甚至連哭都不敢當着他的面哭。因此，等到他一轉過身子走了，屋子的這一頭到那一頭，馬上就哭成了一片；我的母親、老阿努、我的哥哥雅各，還有來看我

們的，我那個當教士的大哥，所有的人都哭。我的母親哭，這是可以理解的，是因爲她看見了愛賽特先生遭到不幸；教士和老阿努哭，是因爲看見了愛賽特太太哭；至於雅各呢，他年紀還太小，不了解我們遭到的種種不幸，——他僅僅只比我大兩歲，——他是爲了需要，爲了快樂才哭的。

我的哥哥雅各真是個怪孩子，他的眼淚真是得天獨厚！從我能夠記得起來的時候起，我就看見他眼睛總是紅通通的，臉蛋上沒有乾過。晚上，早晨，白天，黑夜，在教室裏，在家裏，在散步場所，他不停的哭，不管到哪兒總是哭。如果有人問他：『你怎麼啦？』他就一邊抽搭，一邊回答：『我不怎麼。』最奇怪的就是他真的不怎麼。他哭就跟別人擰鼻子一樣，不過次數更多罷了。有時候，愛賽特先生氣極了，對我母親說：『您倒是瞧瞧，這孩子真丟人！……簡直成了條河。』愛賽特太太聽了，溫和的回答：『親愛的，有什麼法子呢？等長大了，這個就會好的，像他這樣大的時候，我還不是跟他一樣。』雅各漸漸長大了，甚至長得很大了以後，『這個』還沒有好。相反的，這個怪孩子的無緣無故流眼淚的特別的能力，每天都在增強。因此我們父母的憂愁，對他說來，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這樣一來，他可以整天隨心所欲的愛怎麼哭就怎麼哭了，決不會再有人來問他：『你怎麼啦？』

總而言之，對雅各說來就跟對我一樣，我們家的破產也有它好的一面。

至於我呢，我非常快樂。誰也不來管我了。正好我可以跟紅毛整天的在沒有人的廠房和荒涼的大院子裏玩。在廠房裏，我們的腳步聲就跟在教堂裏一樣的響，野草已經在大院子裏長遍了。那個看門的哥倫布的兒子小紅毛，是一個十二歲的胖孩子，結實得像一頭牛，忠實得像一條狗，愚蠢得像一隻鵝，尤其是他那頭紅頭髮最引人注意，他的綽號紅毛也就是從這上面得來的。不過我要告訴您：紅

毛對我說來，並不是紅毛。全憑我高興，他一下子成了我忠心的禮拜五^①，一下子成了一部落野人，一下子又成了叛變的水手了。我自己呢，那時候，我也不叫丹尼艾爾·愛賽特；我成了克魯索先生，那個穿着獸皮的、我最近才知道他的冒險故事的怪人。真有意思！晚上，吃過晚飯，我重新念念我的魯濱遜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了白天，我就裝他，盡情的裝他。我周圍的每一樣東西，我都讓它在我的戲裏演一個角色。網廠不再是網廠，它成了我的荒島，啊，非常荒的荒島。水池變成了海洋。花園算是一座原始森林。梧桐樹上有許多知了，牠們也在演戲，不過牠們並不知道。

紅毛，他也從來沒有想到他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麼重要。如果有人問他魯濱遜是什麼，一定會把他難倒；不過我應該聲明，他演戲演得非常認真，而且沒有人像他那樣會學野人叫喊。他從哪兒學來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一邊擺動着又紅又硬的長頭髮，一邊從嗓子底裏發出野人的吼聲，就是最有胆量的人聽了也會渾身哆嗦。就說我吧，我是魯濱遜，可是我有時候也吓得心驚肉跳，我不得不低聲對他說：『紅毛，聲音不要這麼高，你叫我害怕。』

不幸的是，他模仿野人的叫聲固然模仿得很好，他說起街上的那些孩子說的粗話，提着天主的名字發誓，還要到家。玩來玩去，我學得居然和他一樣了。有一天，正吃着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脫口說出一句很可怕的罵人話。所有的人都吓呆了！『誰教給你的？你從哪兒聽來的？』這件事可不簡單。愛賽特先生當時就說要把我送到感化院去。我的當教士的大哥說，既然我已經到了懂事的

① 英國小說家狄福 (D. Defoe 1662—1731) 所著魯濱遜飄流記中的人物，他是一個年輕的士人，魯濱遜·克魯索飄流到一個荒島上，救了他的性命，因此他成了魯濱遜的僕人和忠實的伴侶。

年紀 那麼首先就應該把我送去懺悔。於是真的送我去懺悔了。這事情可大啦！我必須把七年來犯下的那一大堆罪過從我良心的各個角落裏一起收集起來。我連着兩夜沒有睡覺；這些鬼罪過足足有一籃子；我把最小的罪過放在最上面，然而還是一樣，其餘的罪過還是掩蓋不過去。等到我跪在那個小橡木櫥裏，必須把所有的罪過一起告訴新方濟各會^①的本堂教士聽的時候，我真担心我會因為羞愧恐懼而死掉……

一切都過去了。我不願意再跟紅毛一起玩啦，我現在知道了，魔鬼永遠在我們身邊繞來繞去，就跟一頭獅子似的，*querens quem devoret*^②：這是聖保羅^③說的，新方濟各會的本堂教士講給我聽的。啊！這個 *querens quem devoret* 的東西呀，它給了我怎麼樣的一種印象啊！我還知道這個詭計多端的呂西費爾^④爲了勾引您，可以隨他的意思變成任何人的樣子；是他躲在紅毛的皮裏來教我罵人，我的這個念頭您再怎麼也沒法打消了。因此我回到綢廠裏，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通知禮拜五，從此以後他只准留在家裏不許出來。不幸的禮拜五^⑤！這道聖旨傷了他的心，可是他毫無怨言的照着做了。有時候我看見他站在廠房旁邊，他住的那個屋子門口；他很傷心的站在那兒；這個不幸的孩子看見了我在看他，爲了使我回心轉意，他擺動着火紅的長頭髮，發出了最可怕的叫聲。可是他越

① Recollet：天主教的！個教派。

② 拉丁文：找人吞食。

③ Saint-Paul (?-67)：基督的使徒。

④ Lucifer：聖經中的魔鬼，因和上帝爭權而被打入地獄。

叫，我離得他越遠。我覺得他很像那個有名的 *quercens* ① 獅子。我朝着他嚷道：『滾開吧，你叫我害怕。』

紅毛就這樣堅持的叫了好幾天，有一天早上，他的父親聽他在家裏這樣叫喊聽得不耐煩了，於是把他送去當學徒，隨他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去。從此我也就沒有再見過他。

我對扮演魯濱遜的熱情却一刻也沒有冷淡下去。正好在這時候，巴梯斯特舅舅突然間不喜歡他的鸚鵡了，他把牠送給了我。這隻鸚鵡代替了禮拜五。我把牠放在我過冬的屋子裏面的一隻很好看的籠子裏。您看，我比以前更像克魯索了，我整天的跟這隻有趣的鳥耽在一起，我一心一意的想教牠說：『魯濱遜，我可憐的魯濱遜！』②您懂得是什麼道理嗎？這隻鸚鵡，巴梯斯特舅舅送給我，是因為牠一天到晚的嘮叨，叫他受不了，可是從牠一屬於我的那一天起，牠就堅持不開口了。別的不提，就是一句『我可憐的魯濱遜』，牠都不肯說。我沒法引牠說一句話。不過儘管這樣，我還是很喜歡牠，非常小心的照顧牠。

我的鸚鵡和我，我們就這樣繼續過着最孤獨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早上，我遇到了一樁的確不平常的事。那一天，我很早就離開了我的小房子，我全身武裝的去做一次橫越全島的探險旅行……突然間我看見三四個人結成一羣朝我這邊走過來，他們說話的聲音很高，一邊還拚命的指手劃腳。公

① 拉丁文：找人的。

② 魯濱遜漂流記中主人翁魯濱遜在荒島上養了一隻鸚鵡，教牠說話，有一天被『魯濱遜，我可憐的魯濱遜……』的叫聲吵醒，非常詫異，後來發覺是鸚鵡在叫他。

正的老天啊！居然有人在我的島上！我僅僅有時間竄到一叢夾竹桃後面，肚子貼地的趴下來，請不要弄錯……這些人從我旁邊走過去，可是沒有看見我……我好像聽出了看門的哥倫布的聲音，我的心因此稍微安定一點。可是等他們一走遠了，我就從我躲着的地方出來，隔着一段距離跟在他們後面，看到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些陌生人在我的島上逗留了很久……他們從這頭走到那頭，把所有的東西都仔仔細細的看過。我看見他們走進我的洞窟，看見他們用手杖探測我的海洋的深處。他們時不時的停下來搖頭。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他們發現我住的地方……如果發現了，偉大的天主，我會怎樣呢？幸而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了半個鐘頭以後，這些人走了，他們並沒有疑心這個島上有人住。等他們一走，我連忙把自己關在一所小房子裏，這一天剩下的時間就光琢磨這些人是什麼人，他們是幹什麼來的。

我很快就知道了。

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愛賽特先生鄭重的向我們宣佈，綢廠已經賣掉了，再過一個月我們全家都要動身到里昂去，我們以後就住在里昂。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就好像天坍下來似的。綢廠賣了……那麼，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房子呢？

天吶！島、洞窟、小房子，愛賽特先生全都給賣了，全都得撤下了。天吶，我哭得多傷心喲！……在這一個月裏，別人都在家裏包鏡子、碗碟，我却獨自個兒在我親愛的綢廠裏，鬱鬱不樂的散步。

您也想得到，我再也沒有心腸玩了……啊！真的沒有了……我到每個角落裏都去坐坐，我望着我周圍的東西，跟它們說話，就像跟人說話一樣，我對梧桐樹說：『再會吧，親愛的朋友！』對水池說：『完了，我們再也不能見面了！』在花園深處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樹，美麗的花朵正在陽光下開得火一般紅。我哭着對它說：『把你的花給我一朵。』它給了我。我把花揣在懷裏，留作紀念。我心裏難過極了。

不過在這場很大的苦痛裏，有兩樁事情使我露出過笑容：第一樁是想到了坐輪船，第二樁是他們准許我帶着我的鸚鵡。我跟我自己說，魯濱遜離開他的荒島的時候，情況也跟我差不多；這樣一想，我的勇氣就來了。

動身的日子終於來到。愛賽特先生一個禮拜以前已經到里昂去了。他帶着笨重的傢具先走。我呢，跟着雅各、母親和老阿努一起去。我的當教士的大哥不去，但是他送我們去波凱去的公共馬車，看門的哥倫布也送我們，他走在最前面，推着一輛很大的獨輪車，車上裝着行李。後面走的是我的當教士的大哥，他把胳膊讓愛賽特太太挽着。

我的可憐的教士，我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

老阿努跟在他們後面走，一邊是一把很大的藍色雨傘，一邊是雅各；雅各覺得能夠到里昂去非常高興，可是他還是哭哭啼啼的……最後，走在隊伍尾巴上的是丹尼艾爾·愛賽特，他態度很嚴肅的提着鸚鵡籠子，每走一步，都要回頭看看他心愛的綢廠。

隊伍越走越遠，那棵石榴樹挺直樹幹，越過花園的牆頭再看了他們一眼……梧桐樹搖着樹枝表示